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曾鞏資料彙編

上冊

李震編

中華書局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曾鞏資料彙編

上冊

I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曾鞏資料彙編/李震編. - 北京:中華書局,2009.6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ISBN 978-7-101-03828-6

I. 曾… II. 李… III. 曾鞏(1019~1083) - 研究資料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16972 號

責任編輯:宋鳳娣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曾鞏資料彙編

(全二冊)

李 震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2 $\frac{1}{4}$ 印張·4 插頁·476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59.00 元

ISBN 978-7-101-03828-6

前言

一向被冷落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曾鞏，近年來得到了古典文學研究者的重視，研究者們對他的思想和創作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中華書局出版了由陳杏珍、晁繼周兩先生點校的《曾鞏集》，這標誌着曾鞏研究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爲適應曾鞏研究形勢的需要，促進曾鞏研究的深入開展，一九八三年秋，我到江蘇教育學院中文系進修時，在我的老師吳文治教授指導下，開始輯錄曾鞏研究資料，後歷經十二個春秋，幾經增補、復核，終於完成了這部書稿。

曾鞏，字子固，北宋建昌軍南豐縣（今江西省南豐縣）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卒於宋神宗元豐六年（一〇八三），一生經歷了真宗、仁宗、英宗和神宗四朝。死後追謚文定，學者稱爲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隆平集》二十卷。現僅存《元豐類稿》五十卷和《隆平集》二十卷。

曾鞏的文學成就，早在宋代就得到人們的讚揚和承認。自「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林希）、「未冠，名聞四方」（曾鞏）以來，歷久不衰。比他大十三歲，也是他文學上導師的歐陽修，於慶曆元年（一〇四一）第一次見到他的文章，就稱讚說「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後來，他又回憶說：「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決疏以道一作導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

到不難。」歐陽修是最早對曾文作出評論的人。從上面一文一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大者固已魁壘」，指的是文章思想合於「道」，「能以立意爲宗」（《文選》序）；所謂「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是指曾文有法，懂得作文章的規矩。歐陽修是從「事信言文」的觀點出發，來評價曾文的。歐詩既指出了曾文早期「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和經他指點後，漸斂收橫瀾」的特點，又概括了曾文風格轉變的過程，並讚揚曾鞏知文章所歸，識作文之路。他把曾鞏比作「百鳥而一鶚」，曾向人誇耀說：「過吾門百千人，獨於得生（曾鞏）爲喜。」他甚至對曾文有所偏愛。嘉祐二年（一〇五七），他知貢舉，閱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是曾鞏所作，爲避嫌，「抑爲第二」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他甚至認爲王安石文比不上曾鞏文，「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示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何良俊結果鬧了個小小的誤會。梅堯臣可以算是曾鞏的文學前輩，對曾鞏也極爲稱譽，他與曾鞏在秦淮河上邂逅，這位文學前輩在《逢曾子固》一詩中說：「昔始知子文，今始識子面」，兩人在寒流中「冷坐」，甚至「蕭然未知寒」。他在《重送曾子固》一詩中，甚至稱曾鞏「楚澤多年一卧龍」。曾鞏知齊州軍州事時，趙抃寄詩曾鞏，稱「太守文章聳縉紳，兩湖風月助吟神」。王安石對曾鞏更是推崇備至。自慶曆元年（一〇四一）兩人相識於京城後，互相傾慕，情誼日篤。分別後，王安石作《同學一首別子固》，稱曾鞏爲「賢人」。他作《贈曾子固》詩，極力稱讚曾鞏文學上的成就：「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挾才乘氣不媚柔，群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群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揚！」這裏對曾文風格的評論與歐陽修的評論相似，

當指曾文的早期風格。只是「水之江漢星之斗」一句不僅僅是從文章風格方面，而且從曾文的歷史地位上來評論。「挾才乘氣不媚柔，群兒謗傷均一口」句，顯然是針對當時作浮靡文章的人而發。王安石認為，即使曾鞏不幸而死，亦可像班固、揚雄一樣名垂青史。這雖出於偏愛，但在反對浮靡文風的鬥爭中來高度評價曾文的歷史價值是值得肯定的。王安石也確實認為曾鞏是文章高手，他在《答王景山書》中說：「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無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慶曆三年（一〇四三），他在《答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一詩中，認為曾鞏「學術窮無間」，「直意慕聖人，不問閔與顏」，並表達自己的傾慕之情說：「愛子所守卓，憂予不能攀。」他甚至在讀到曾鞏的書信時，也像口渴的人得到美味的肉汁，「徐歸坐當戶，使者操書入。時開識子意，如渴得美湑」。同年，曾鞏落第歸鄉後受誣，王安石作《與段逢書》爲之力辯，並說：「鞏文學議論，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蘇軾比曾鞏小十七歲，但與曾鞏同年進士及第，又同爲歐陽修門生。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在蜀的蘇軾特囑黎生、安生二人攜文至京向曾鞏請教，翌年（熙寧元年）春，蘇軾又自蜀寄書至京師，請曾鞏爲其伯父蘇序作墓誌銘，這說明對曾鞏的道德文章極爲佩服。熙寧二年（一〇六九），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賦詩，蘇軾分得「燕」字韻，作《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詩，詩中說：「醉翁門下士，雜選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這說明在歐陽修門生中，他獨慕曾鞏。蘇轍在《曾子固挽詞》中也稱讚曾鞏：「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熙寧七年（一〇七四），曾鞏知襄州，二十二歲的陳師道以文謁見求教，曾鞏「爲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加備，無己大服」黃宗義。元豐六年（一〇八三），曾鞏去世，陳師道作《妾薄

命》兩首悼念，又作《南豐先生挽詞》兩首，稱讚曾文「江漢有東流」，意思是說其文與江漢同存。陳師道在《觀兗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詩中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表達了對曾鞏的無限懷念和敬仰之情。與曾鞏同時的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對曾鞏也極爲佩服。孔武仲在《祭曾子固文》中稱鞏「絕衆起群，自其少年」，「雷動風興，聲薄於天」。與曾鞏同爲江西人的劉侖，在曾鞏知洪州軍州事時，兩次上書曾鞏，認爲「曾公文章擅天下」。「虛徐容與，優游平肆，其析理精，其寓意微，其序事詳且密，而獨馳騁於百家之上」。曾鞏的師長、好友、同學、門生對曾鞏的評論都是建立在對其道德文章的深刻理解的基礎上的。

對曾鞏文學和學術上的成就，在其弟曾肇撰寫的《亡兄行狀》、林希撰寫的《墓誌》、以及韓維撰寫的《神道碑》中，有較全面的評價，三人皆與鞏同時，又是在鞏去世後作，基本上概括了曾鞏一生的成就。《神道碑》中說：「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荊公介甫相繼而出，爲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這裏充分肯定了曾鞏在宋代古文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行狀》中說：「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鈔口誦，唯恐得之晚也。」這是講曾鞏的文學聲望，時已歐、曾並稱。又說：「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這是分析概括了曾文

的風格和淵源。又說：「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寢微，先生之跡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這是評價曾鞏的學術成就。

降及南宋，對曾文的評價有了分歧。王震對曾鞏評價很高。他說：「其文章之慄驚奔放，雄渾瑰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並認為曾文「衍裕雅重，自成一派」。朱熹在青年時就喜讀曾文，並常常「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他認為「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他用四個字來概括曾文的風格：「簡嚴靜重」，這是他精研深思之後的見解。但他也批評曾文在「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功夫」，又和蘇軾文比較說，曾文「較質而近理」。這顯然是用理學家的標準來要求的。他在少年時，「愛其詞嚴而理正」，待成為理學家後，就要求高了，口氣大了，便覺曾文「見處不徹」了。呂祖謙在《古文關鍵》中評論曾文時也多有褒語；李塗在《文章精義》中指出曾鞏作文師承劉向，並把曾文與劉文作了比較，認為「劉向老，子固嫩；劉向簡，子固煩；劉向枯槁，子固光潤」，並認為子固之文「最淡而古」。這種評論是有見地的。曾鞏對劉向的文章有研究，他在任館閣校勘時，作《戰國策目錄序》等，對劉向持有批評的態度，劉向的文章不能不對他產生影響，李塗以「嫩」、「煩」、「光潤」等概念來批評曾文，這是與劉向對比着說的，褒中有貶，貶中有褒。也有人認為曾鞏與歐、王之文皆以「文詞為盛」，「不過記

序銘論，浮說閑語」葉適。這種目空一切的批評，只是少數。

對曾鞏文學上的評論，也當包括對其詩詞的評論。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就曾認為「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而「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孫觀；曾鞏門生陳師道也說：「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對曾詩的評價，問題集中在能不能作詩上。從上面兩則記載來看，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確有此「世語」，即流行的說法。因爲秦觀與陳師道皆曾鞏之門生，這些記載當屬實際情況。但我們仔細分析，所謂「有韻者輒不工」、「短於韻語」，不是說曾鞏不會作詩，不懂作詩，而是與他的散文成就相比較而言，詩居其次。從創作實踐上看，曾鞏留下四百多首詩，這些詩有着充實的思想內容，包含着豐富的情感，形式古樸典雅，平實清健。由於秦、陳首開此議，到宋人彭淵材那裏，被說成「不能作詩」。然而此語一出，即有人爲曾鞏鳴不平。劉克莊在分析了曾鞏數詩後，對曾鞏「不能作詩」的說法提出質問：「誰謂曾鞏不能詩耶？」至於曾鞏詞，我們只能在《全宋詞》中看到一首《賞南枝》，此詞原見《梅苑》卷一，不知作於何時，當是有感而作。詞中描寫了在「瑞雪飄飛」環境中，「幾點清雅容姿」的嶺梅，正「丹染萼，玉綴枝」，讚揚了梅花的高潔脫俗。僅憑這首詞難以評判曾鞏詞的優劣，但李清照在《詞論》中曾批評說：「王介甫、曾子固，文意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曾詞少，論其詞優劣者也少。不過，從李清照《詞論》一文看，當時歐陽修、蘇軾、柳永等無不在其批評之列，何況「短於韻語」的曾鞏呢？從僅存一首曾詞看，我們可以窺見這樣的消息：曾詞並非綺麗香艷之作，與其詩風文風是一致的。兩宋時期，對曾鞏詩文評論

的，還有晁補之、張耒、邵博、胡仔、朱弁、陳造、真德秀、葛立方、吳子良、黃震、王應麟、周密、陳宗禮等。

元代對曾鞏的評價，基本上承襲了宋代正面肯定的觀點。有代表性的當推脫脫。他著《宋史》，在《曾鞏傳》中評論道：「曾鞏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這裏注意從其座師、良友的對比中來考察，指出曾文「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的特點，比宋人從縱的方面來批評顯然有了發展，且比較接近曾文的實際，算是較為中肯的評語，故後人多引用。劉壎也稱讀少年時曾鞏「超卓不凡」，「非若新學小生，惟務辭章而已」，並認為曾鞏「超軼時賢」。劉壎對「子固不能作詩」之論作了批評，他說：「自曾子固不能作詩之論出，而無識者遂以為口實，乃不知先生非不能詩者也，蓋平生深於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劉壎從兩個方面為子固作了辯解。一是主觀上的原因，他認為曾鞏「深於經術，得其理趣」，不願「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這種分析是片面的，如果說曾鞏不喜歡「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那麼他入仕前就曾漫游大半個中國，這在《學舍記》、《南軒記》中有記載，步入仕途之後，北至齊魯，南至吳越，所到之處每喜登臨游覽，飽覽大自然風光，寫了諸如《西湖納涼》、《丹霞洞》、《冬望》、《雪詠》等情趣盎然的小詩，這又如何解釋？說他「深於經術，得其理趣」是對的，說他不願「流連光景，吟風弄月」未必恰當。二是客觀上的原因，即「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環境影響使然，這有道理。這也是宋詩的一個特點。劉壎的分析對後人研究曾鞏詩是有一定啟發的。另外，方回、王構、吳澈、虞集、馬祖常、丁思敬等對曾鞏也有一些評論。

明代對曾鞏的評論，大體上分爲三派：一是重「道」派，如方孝孺認爲「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之中」，羅倫在《南豐文集序》中把曾鞏與蘇軾、王安石之文作比較，認爲蘇、王之文「淫於老佛者有矣」，「惟曾氏獨得其正」，但曾氏還屬於「文人之學，心乎文非心乎道也」，還沒有達到文王、孔子那種「文與道爲一」的境界。王一夔認爲曾文「未嘗不與六經合也」，邵廉則認爲「曾氏當理」，其文「深明學有統，道有歸」。二是重「法」派，姜洪評其文重其風格：「雄偉奔放，不可究極」，唐宋派王慎中、唐順之、文宗歐、曾，極力探求曾文內部規律。王慎中認爲曾的序類文「皆一一有法」，「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即能表達內心感情。什麼是「法」呢？唐順之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中說：「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就是說寫文章要抑揚頓挫，緩急有致，縱橫捭闔，首尾照應。爲了探求曾文之「法」，唐順之在元末明初朱右編《八先生文集》的基礎上編《文編》。至茅坤，更把曾鞏列入「唐宋八大家」之列，編選文集，詳加評註，極力推崇，風行海內。至此，曾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地位得到確立。歸有光的古文亦「能取法於歐、曾」方苞，連明代第一流的戲曲家湯顯祖作文也法南豐。三是反對派，屠隆就認爲曾文「讀之可一氣盡也，而玩之則使人意消」。公安派的袁宗道在《論文》中也瞧不起曾鞏，認爲曾鞏是「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從明代對曾文的批評來看，一是與文學派別上的鬥爭相聯繫，二是失之於片面，鼓吹者標榜不遺餘力，反對者指責又一無是處。前者是後者的原因，後者是前者的結果，缺乏實事求是的批評精神。

明代對曾鞏韻語的評價，反映了明代對曾詩的研究水平。其代表人物應推景泰進士何廷秀。何

廷秀對曾鞏的人格、學術、文章極爲佩服。他在《又遇嘉禾懷南豐先生》一詩中說：「嘉禾驛下暫維舟，追感先賢淚欲流。學術自應超董賈，文章元不讓韓歐。」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曾詩的評價極高，他專門寫了長達四十四句的詩，題爲《讀曾南豐詩》，對曾詩作了全面的評價，自宋至明，獨此一家。他在這首詩中先描寫了自韓愈以後「詩道日陵夷」的詩壇局面，他指責說：「詩家們作詩，徒呈妖媚詞」，像「倡家婦」一樣，「粉黛飾陋姿」。而曾詩却在「寥寥數百載」之後，「一掃西崑陋，力追《騷》《雅》遺」。曾詩有什麼特點呢？他說：「峻如登華嶽，石磴何嶠崎；壯如雷電驚，白晝騰龍螭。清如方塘水，風靜綠漪漪。澹如空桑瑟，枯桐絙朱絲。」他用「峻」、「壯」、「清」、「澹」四個字來概括曾詩的特點，雖有過譽之嫌，但也不無見地。他還分析了曾詩的師承，認爲「雄拔追李杜，奇澀薄宗師」。他把那些認爲曾鞏不能作詩的人罵爲「黃口」小兒，說他們「豈知韓公後，何人能庶幾？」他認爲「欲造《風》《雅》域，斯文乃階梯」。何廷秀的這種觀點是針對「曾子固不能作詩」之論有感而發，言辭偏激，但比空說來得穩實。除了清代何義門、方東樹外，像何廷秀這樣能對曾詩進行認真研究並作出較全面較系統評論的，實不多見。

有清一代對曾鞏研究比較活躍。魏禧認爲「子固如陂澤春漲，雖漭漫，而深厚有氣力」；王應奎認爲「子固文宗劉向」，厲鶚認爲「子固文不遠漢京」；鄭燮認爲曾鞏屬「讀書深，養氣足，恢恢游刃有餘地」的「大乘法」一類文章；林紓則認爲曾鞏長於學記一體。這些評論沒有多少新意。劉熙載認爲「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這種把文品與人品聯繫起來的評論，是值得重視的。

清代「桐城派」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散文流派，其古文理論是方苞建立的，他尊奉「宋學」，繼承

「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了「義法」的主張。因此桐城派對歐、曾評價極高。因為歐、曾「事信言文」的古文理論正好適合他們的「義法」說，並被其「義法」說繼承和發展。到了姚鼐，他在《古文辭類纂》中引呂東萊、王道思、茅坤等人評語來褒獎曾文，並在《覆魯絜非書》中認為曾文「偏於柔之美也」，歸為「陰柔之美」一類。以評點的形式對曾文進行研究的還有沈德潛的《唐宋八家文讀本》，張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何焯的《義門讀書記》，高塘的《唐宋八大家鈔》，儲欣的《唐宋八大家類選》等等。李卓吾曾經論及評點小說的好處時說：「書尚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閱覽者之心也。得則如着毛點睛，畢露神采……於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無不拈出……如按曲譜而中節，針銅人而中穴，筆頭有舌有眼，使人可見可聞，斯評點所最貴者耳。」對散文的評點也是這樣，它擴大了曾文的影響。

批評曾文的大有人在。王夫之對曾文就持批評態度。他主要嫌曾文「如村老判事，止此沒要緊話，扳今掉古，牽曳不休，令人不耐」。因此，他認為曾子固不足效。袁枚的思想比較解放，他對宋學深為不滿，甚至認為六經「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當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主張寫性情。由於這種觀點的影響，他對曾文頗為不滿，認為「曾文平純，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認為「開南宋理學一門」，不能與王安石、歐陽修相伯仲。但他又認為自己作文不如歐、曾文空疏，並分析原因說：「正為胸中卷軸太多之故。」王夫之、袁枚從另一方面反映了清代對曾文研究的意見。

清代對曾詩有深入研究並作出較切實際的評價的，要算何義門和方東樹了。何義門本着「別是非，辨利害，審成敗」的原則，「口不絕吟，手不停披」，於「簡端行側」，「以發先哲之精義」，對曾詩做了校

勘和批注的工作，把曾詩的研究推進了一步。而方東樹認為曾詩與鮑照、韓愈有繼承關係。他說：「南豐學鮑學韓，字字句句，與之同工，無一字不著力，而不如鮑與韓者，只是平漫無勢。知南豐之失，則知學詩之利病矣。」又說：「南豐學鮑學韓，可謂工極；但體平而無其勢，轉似不逮東野。」他認為曾詩在字句上深得鮑照、韓愈之詩力，甚至「工極」，但在詩體結構上又缺少鮑、韓的飛動奔放，顯得「平漫無勢」。他針對「宋以後不講句字之奇，是一大病」的話，發表自己的看法說：「余謂獨南豐講之，而世人不之知。嘗論南豐字句極奇，而少鼓蕩之氣。又篇法少變換、斷斬、逆折、頓挫，無兀傲起落，故不及杜、韓。大約南豐學陶、謝、鮑、韓工夫到地，其在不放。一字一句，有有車之用，無無車之用。然以句格求之，則其至者，直與陶、謝、鮑、韓並有千古，其次者亦非宋以來詩家所夢及。」他惋惜說：「惜乎世罕傳誦，遂令玄文處幽，不得與六一、介甫、山谷並耀，豈其文盛而詩晦，亦有命存耶？」他甚至稱讚曾鞏說：「公自言『但取當時能記意，不論何代有知音。』公固不以世俗之知，繁其曠遠之高致矣。」這是繼何喬新、何義門之後，對曾詩作出較認真研究和評論的一家。另外，黃賀裳對曾詩也持肯定的態度，他批駁「子固不能作詩」說，認為是「妄語」，並舉例說：「『憑欄到處臨清泚，開閣終朝對翠微』，『詩書落落成孤論，耕稼依依憶舊遊』，如此風調，不能詩耶？齊州《閱武堂》：『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安佩犢行』，不獨循良如見，兼有儒將風流之致。」吳喬也支持黃賀裳的這種觀點，他在《圍爐詩話》中說：「黃公於詩有深得，而又能詳讀宋人之詩，持論至當。」陳訐在《宋十五家詩》中就選曾詩一百二十九首，姚廷謙編選《唐宋八家詩》，其中選了曾詩二百零一首，差不多是曾詩的一半。清代也有不公正地批評曾

詩的，如晚清的林紓就認為曾鞏「不長於韻語，去昌黎甚遠」，但畢竟也是少數。

清代對曾鞏的研究情況，除了上面論及的以外，還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出現了曾鞏的編年繫事之書，有姚範的《南豐年譜》一卷，楊希閔編的《曾文定公年譜》一卷。為曾鞏作年譜，早在宋代就有。朱熹曾根據曾鞏集、史料和他書舊聞，「次之著於篇」，作《南豐先生年譜》，此譜已佚，只留得《序》兩篇。清代兩譜雖彌補了這個空白，但皆失之過簡，學術價值不大。二是對曾鞏文集作了校勘補正。在清代，曾鞏文集世行刊本雖較多，但影響較大的有三本。一為明成化六年南豐知縣楊參所刊，蓋非宋本之舊，其中舛謬尤多，但此本刊行於世，《元豐類稿》始廣為流傳。一為清康熙年間長洲顧崧齡所刊，以宋本參校，補入第七卷中《水西亭書事》詩一首，第四十七卷中《太子賓客陳公神道碑銘》文中缺文四百六十八字，雖顯得清楚，但仍有訛脫。一為《四庫全書》本，此本在顧刊本的基礎上，又根據何焯《義門讀書記》有關點勘文字，補正其訛脫，這樣比起明刻，顯得完善多了。

縱觀由宋至清八百多年對曾鞏主要是對其文學成就的評價，我們可以看出：一、曾鞏擅名兩宋，露丐明清，封建時代的文人對曾鞏的道德修養、文學成就基本上作了肯定，尤其是肯定了他在散文創作上的成就，確立了他在唐宋八大家中的地位。雖有些貶抑曾鞏的言論，但始終不佔主導地位。二、宋元時代對曾鞏的道德文章已作出比較中肯的評價。明清時代多出於文學派別論戰的需要，或貶抑，或讚譽，在對曾鞏道德文章的學術研究上沒有取得多少進展。但在對曾鞏詩研究方面，明清時代比宋元時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由單純的能否作詩的爭論轉入較為具體切實的評論，尤其是肯定了曾鞏在反

對「西崑體」中的作用，概括了曾詩的特點，探索了曾詩的文學繼承。雖然這種探索還是初步的，但總算有了進步。三、清代曾鞏年譜的編著和文集的校勘，為後代研究曾鞏提供了方便。

以上是對宋元明清時期曾鞏研究的主要情況的粗略評述。

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恩師吳文治先生把他編輯《柳宗元資料彙編》和《韓愈資料彙編》的經驗向我作了介紹，給我以許多切實具體的指導。中華書局的編輯老師，也對本書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中文系資料室、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江蘇教育學院圖書館、江蘇教育學院中文系資料室、遼寧圖書館、上海圖書館、連雲港市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濟南市圖書館等單位，在供閱圖書資料方面給我提供了很大方便。揚州大學師範學院中文系李廷先教授為我審閱了宋、元、明三部分文稿，我的諸多老師、同學和同事也給我熱情的支持和幫助，僅在此一併致謝。由於編者水平所限，本書在資料的輯錄、編排和所加按語等方面，難免存在着缺點和錯誤，敬請專家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李震

一九八五年六月初稿寫於南京

一九八七年元月二稿寫於贛榆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稿寫於贛榆

凡 例

一、本書爲歷代評述曾鞏及其作品的資料彙編。以對曾鞏的思想、詩文創作進行評述的資料爲主；有關曾鞏的活動背景、生平事跡、作品考辨、字義疏證的資料，也予以收錄。考慮到曾鞏祖父曾致堯、父曾易占，及其弟布、肇等某些著錄和資料亦爲研究曾鞏所需要，故本書擇要予以收錄。

二、本書輯錄宋及宋以後迄於近代的有代表性的評述四百四十七家，包括詩文集、詩話、筆記、史書和類書四百四十六種。資料的編排基本上以評述者的年代先後爲序，年代未詳者，暫繫於同朝代人之後。

三、本書輯錄的資料，儘量使用評述者原著，或最早出處。對後出資料，如無新意，則在前引資料後加按語略作說明。

四、本書對若干資料所加按語，或說明資料重出情況，或說明資料異同，或糾正資料中的某些誤考、誤記，或指明某些資料對曾鞏研究的意義，意在爲讀者提供使用上的方便。

五、本書附有「引用書目」，並注明了各書的版本。但在鈔錄資料時，遇有可疑，亦曾參校其他版本，對資料本身存在訛、脫、衍、倒者，輯錄時作了一些必要的校正，但未另作說明。